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

史记卷七

项羽本纪第七

吴树平 吕宗力 注译

项籍者，下相人也，〔1〕字羽。初起时，年二十四。其季父项梁，〔2〕梁父即楚将项燕，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。〔3〕项氏世世为楚将，封于项，〔4〕故姓项氏。〔5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下相”，秦县，在今江苏宿迁县西南。因地处相水下流，故名。〔2〕“季父”，通谓叔父。古代以伯、仲、叔、季为兄弟行次，所以“季父”也用以指最小的叔父。刘熙《释名·释亲属》云：“叔父之弟曰季父。”〔3〕“王翦”，频阳（今陕西富平县）人，为秦始皇将军，数有战功。事详《史记》本传。据《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秦始皇二十三年，王翦击楚，俘获楚王负刍。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王，在淮南起兵反秦。二十四年，王翦、蒙武攻破楚军，昌平君死，项燕自杀。因为项燕是被王翦打败后被迫自杀，所以也可以说是为“王翦所戮”，功归王翦。项燕曾屡建战功，爱护士卒，受楚人拥戴。他死后，有人认为他死了，也有人认为他逃亡。陈胜起义即诈称公子扶苏、项燕以为号召，事见《陈涉世家》。〔4〕“项”，西周时封国，陈彭年《广韵》卷三《讲》、郑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第二并云姬姓，康熙敕修《春秋传说汇纂》卷首《姓氏篇》云姞姓。春秋时为鲁所灭，后楚灭鲁，以项封项燕先人。故地在今河南沈丘县。〔5〕“姓项氏”，姓与氏原来是有区别的，姓为原始部落称号，表示血缘所出。氏是姓的支系，为宗族系统的称号。氏的来源，或氏于号，或氏于谥，或氏于爵，或氏于国，或氏于官，或氏于字，或氏于居，或氏于事，或氏于职。项氏是氏于国。秦、汉以后姓氏混而为一。

项籍少时，学书不成，〔1〕去学剑，又不成。项梁怒之。籍曰：“书，足以记名姓而已。剑，一人敌，不足学；学万人敌。”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，〔2〕籍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学。项梁尝有栎阳逮，〔3〕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，〔4〕以故事得已。项梁杀人，与籍避仇于吴中。〔5〕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。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，项梁尝为主办，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，〔6〕以是知其能。秦始皇帝游会稽，〔7〕渡浙江，〔8〕梁与籍俱观。籍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梁掩其口，曰：“毋妄言，族矣！”〔9〕梁以此奇籍。籍长八尺余，〔10〕力能扛鼎，〔11〕才气过人，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。〔12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学书”，学习认字和写字。〔2〕“兵法”，用兵作战的方法和原则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兵书类著录有《项王》一篇，当是后来项羽用兵实践的总结。〔3〕“栎阳”，秦县，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。“栎”，音yuè。“逮”，连及。此指因罪案受牵连。〔4〕“蕲”，音qǐ，秦县，在今安徽宿县南。“掾”，音yuàn，古代官府属员的通称。“狱掾”，负责刑狱的主吏。“咎”，后为项羽军大司马，封海春侯。汉王四年，守成皋时被汉军打败自杀。“抵”，到达。“司马欣”，秦二世时曾为长史，率军随章邯攻陈胜、项梁，后降项羽。汉王四年，与曹咎在成皋之战被汉军打败自杀。〔5〕“吴中”，即吴，春秋时吴国都城，秦于此置吴县，为会稽郡郡治，故城在今江苏苏州市。〔6〕“宾客”，指从他处流寓本地的客民。“子弟”，指本地的土著丁壮。〔7〕“秦始皇帝游会稽”，事在始皇三十七年，见《秦始皇本纪》。始皇这次南游曾上会稽山，祭大禹。此所云“会稽”，是指会稽郡，非指会稽山。秦时会稽郡辖有今江苏东南部、浙江中部以北和安徽东南部。〔8〕“浙江”，即今钱塘江。〔9〕“族”，族灭，全族被处死，为最惨重的刑罚。〔10〕“尺”，秦、汉时一尺约等于今天零点八四尺。〔11〕“扛”，音gāng，双手对举。〔12〕“虽”，句首语气词，相当于“唯”字。

秦二世元年七月，〔1〕陈涉等起大泽中。〔2〕其九月，会稽守通谓梁曰：〔3〕“江西皆反，〔4〕此亦天亡秦之时也。吾闻先即制人，后则为人所制。吾欲发兵，使公及桓楚将。”〔5〕是时桓楚亡在泽中。梁曰：“桓楚亡，人莫知其处，独籍知之耳。”梁乃出，诫籍持剑居外待。梁复入，与守坐，曰：“请召籍，使受命召桓楚。”守曰：“诺。”梁召籍入。须臾，梁眴籍曰：〔6〕“可行矣！”〔7〕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。项梁持守头，佩其印绶。〔8〕门下大惊，扰乱，籍所击杀数十百人。〔9〕一府中皆慑伏，〔10〕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知豪吏，谕以所为起大事，遂举吴中兵。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八千人。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、候、司马。〔11〕有一人不得用，自言于梁。梁曰：“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，不能办，以此不任用公。”众乃皆伏。于是梁为会稽守，籍为神将，〔12〕徇下县。〔13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秦二世元年”，为公元前二○九年。〔2〕“大泽”，蕲县所属的乡，故地在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。〔3〕“守”，《秦始皇本纪》载，始皇二十六年，“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监”。守为一郡的行政长官。汉景帝中元二年，郡守改名太守。“通”，即殷通。据《汉书·项籍传》，殷通当时为假守，即代理郡守。裴骃《集解》引《楚汉春秋》亦云“会稽假守殷通”。〔4〕“江西”，长江在今安徽省境一段流向略偏南北，所以古时这一带地有江东、江西之称。江西大约指今安徽北部和淮河下游一带。 〔5〕“桓楚”，为吴中奇士，项籍杀死卿子冠军宋义后，曾派桓楚报告楚怀王。〔6〕“眴”，音shùn，以目示意。〔7〕“可行矣”，语带双关，表面上是说可以去找桓楚，实际上是叫项籍动手杀死殷通〔8〕“颖，古时官员都有印，是权力的象征。“绶”，系印纽的丝带。〔9〕“数十百人”，不定数之辞，或八九十人，或一百人。〔10〕“慑伏，莫敢起”，一般解作吓得伏在地上，不敢站起来。不确。“慑”，音shè，恐惧，害怕。“伏”，与“服”字通。“起”，动。意谓因恐惧而屈服，没有人敢动手反抗。〔11〕“校尉”，地位次于将军的军官。“候”，军候，地位次于校尉。“司马”，军司马，地位次于军候，主管军中司法。司马彪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载东汉军制云：“大将军营五部，部校尉一人，比二千石；军司马一人，比千石，部下有曲，曲有军候一人，比六百石。”项梁军制与此有相同之处。〔12〕“裨将”，副将，偏将。地位次于主将，为主将的副手。“裨”，音pí。〔13〕“徇”，音xún，兼有略地、示威、安抚等意义。

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，〔1〕未能下。闻陈王败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矫陈王命，拜梁为楚王上柱国。〔2〕曰：“江东已定，急引兵西击秦。”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闻陈婴已下东阳，〔3〕使使欲与连和俱西。陈婴者，故东阳令史，〔4〕居县中，素信谨，称为长者。东阳少年杀其令，〔5〕相聚数千人，欲置长，无適用，〔6〕乃请陈婴。婴谢不能，遂强立婴为长，县中从者得二万人。少年欲立婴便为王，〔7〕异军苍头特起。〔8〕陈婴母谓婴曰：“自我为汝家妇，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。今暴得大名，不祥。不如有所属，事成犹得封侯，事败易以亡，非世所指名也。”婴乃不敢为王。谓其军吏曰：“项氏世世将家，有名于楚。今欲举大事，将非其人不可。我倚名族，亡秦必矣。”于是众从其言，以兵属项梁。项梁渡淮，黥布、蒲将军亦以兵属焉。〔9〕凡六七万人，军下邳。〔10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广陵”，秦县，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。“陈王”，即陈涉。〔2〕“楚王”，陈涉起义后，立为王，政权号张楚，所以陈涉称楚王。“上柱国”，战国时期楚国官称，地位尊宠，相当于后世的相国。秦末起于楚地的义军沿袭楚制，仍设置此官。如陈涉曾以上蔡人蔡赐为上柱国。 〔3〕“陈婴”，先属项梁，为楚柱国。项羽死后归汉，平定豫章、浙江，封堂邑侯，曾为楚元王刘交相。事见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。“东阳”，秦县，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。〔4〕“令史”，县令的属吏。〔5〕“令”，秦、汉制度，县设令、长，主管一县政务。民户多的县设令，民户少的县设长。〔6〕“適”，音dí，专主之辞。《左传》僖公五年云：“一国三公，吾谁適从？”又昭公三十年云：“楚执政众而乖，莫適任患。”《史记》“適”字与《左传》用法相同。“无適用”，意谓没有可用的人。〔7〕“便”，就便，就即。〔8〕“苍头”，士卒用黑色头巾裹头，以与其他各路军队相区别。一说为当时对敢死部队的习称。本书《苏秦列传》云：“今窃闻大王之卒，武士二十万，苍头二十万，奋击二十万，厮徒十万。”“苍头”与“奋击”皆系勇敢部队。“特”，独。“特起”，单独突起。司马贞《索隐》引如淳云：“特起犹言新起也。”于义亦通。〔9〕“黥布”，姓英名布，青年时受过脸上刺字的黥刑，故改姓黥。事详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传。“蒲将军”，史书只载其姓，未载其名。从《项羽本纪》记载看，蒲将军与黥布关系较为密切，早期同为项羽心腹。汉王元年，项羽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，事先即与黥布、蒲将军谋划。自新安坑杀秦降卒后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皆未再见蒲将军，可能不久死去。〔10〕“下邳”，秦县，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。“邳”，音pī。

当是时，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，〔1〕军彭城东，〔2〕欲距项梁。〔3〕项梁谓军吏曰：“陈王先首事，战不利，未闻所在。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，〔4〕逆无道。”乃进兵击秦嘉。秦嘉军败走，追之至胡陵。〔5〕嘉还战一日，嘉死，军降。景驹走死梁地。〔6〕项梁已并秦嘉军，军胡陵，将引军而西。章邯军至栗，〔7〕项梁使别将朱鸡石、余樊君与战。〔8〕余樊君死，朱鸡石军败，亡走胡陵。项梁乃引兵入薛，〔9〕诛鸡石。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，〔10〕襄城坚守不下。已拔，皆坑之。还报项梁。项梁闻陈王定死，召诸别将会薛计事。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。〔11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秦嘉”，据《汉书·陈胜传》，嘉为凌（今江苏泗阳县西北）人。“景驹”，景氏为战国时楚国大族之一，景驹即是景氏后裔，所以立为楚王。〔2〕“彭城”，秦县，在今江苏徐州市。〔3〕“距”，通“拒”。〔4〕“倍”，通“背”。〔5〕“胡陵”，秦县，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。〔6〕“梁地”，战国时魏国建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市），所以魏也称梁。“梁地”即指魏国旧地，在今河南东部。〔7〕“章邯”，秦将，率军镇压陈涉，后为项羽所败，投降项羽，封雍王。楚、汉相争时。被刘邦打败自杀。“栗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夏邑县。〔8〕“别将”，另外率领一支军队的将领。“朱鸡石”，符离（今安徽宿县东北）人，见《陈涉世家》。“余樊君”，《史记》中他篇未见，仅见于《项羽本纪》。姓名不详。〔9〕“薛”，秦县，在今山东滕县南。〔10〕“襄城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襄城县。〔11〕“沛公”，即汉高祖刘邦，初起于沛，为沛令，人称沛公。楚制，县令称“公”。“沛”，秦县，汉时属沛郡，故城在今江苏沛县。

居鄛人范增，〔1〕年七十，素居家，好奇计。往说项梁曰：“陈胜败固当。夫秦灭六国，楚最无罪。 自怀王入秦不反，〔2〕楚人怜之至今。故楚南公曰：‘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’也。〔3〕今陈胜首事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，〔4〕以君世世楚将，为能复立楚之后也。”于是项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怀王孙心，民间为人牧羊，立以为楚怀王，〔5〕从民所望也。陈婴为楚上柱国，封五县，与怀王都盱台。〔6〕项梁自号为武信君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居鄛”，也作“居巢”，秦县，在今安徽桐城南。“范增”，项梁、项羽的谋士，事迹主要见于本篇。〔2〕“怀王入秦不反”，楚怀王熊槐二十八年，秦与齐、韩、魏攻楚，杀将取地。二十九年，秦又攻楚，杀将军景缺，士卒死者二万。三十年，秦复伐楚，攻取八城。秦昭王致书楚怀王入秦结盟。楚怀王迫于形势赴秦，被秦昭王扣留，楚顷襄王熊横三年，死于秦。事见《楚世家》。“反”，通“返”。〔3〕“楚南公”，楚国的一位阴阳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阴阳家类著录《南公》三十一篇，注云六国时人。“三户”，三户人家，极言其少。有人认为三户是漳水上的三户津，后来项羽渡三户津击破章邯率领的秦军，迫使章邯投降，秦遂亡。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，预言秦亡于三户，义亦可通。〔4〕“午”，纵横相交。“蜂午”，交错如群蜂。〔5〕“楚怀王”，心与其祖同号，是利用民间对楚怀王熊槐的怀念，加强号召力，扩大影响。〔6〕“盱台”，音xūyí，即盱眙，秦县，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。

居数月，引兵攻亢父，〔1〕与齐田荣、司马龙且军救东阿，〔2〕大破秦军于东阿。田荣即引兵归，逐其王假。〔3〕假亡走楚，假相田角亡走赵。角弟田间故齐将，居赵不敢归。田荣立田儋子巿为齐王。〔4〕项梁已破东阿下军，遂追秦军。数使使趣齐兵，〔5〕欲与俱西。田荣曰：“楚杀田假，赵杀田角、田间，乃发兵。”项梁曰：“田假为与国之王，〔6〕穷来从我，不忍杀之。”赵亦不杀田角、田间以市于齐。〔7〕齐遂不肯发兵助楚。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，〔8〕屠之。西破秦军濮阳东，〔9〕秦兵收入濮阳。沛公、项羽乃攻定陶。〔10〕定陶未下，去，西略地至雍丘，〔11〕大破秦军，斩李由。〔12〕还攻外黄，〔13〕外黄未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亢父”，音gāng fù，秦县，在今山东济宁市南。 〔2〕“田荣”，田儋从弟，齐国贵族后裔。其事主要载于本书《田儋列传》，又散见《项羽本纪》、《高祖本纪》等篇。“龙且”，楚军骁将，后被韩信所杀。“且”，音jū。“东阿”，秦县，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，东与今东阿县接壤。“阿”，音5。“与齐田荣、司马龙且军救东阿”，实际上是田荣被围于东阿，楚军解救东阿。可参考下注。〔3〕“假”，田假。陈胜起义后，故齐后裔田儋起兵，自立为齐王，略定齐地。不久被秦将章邯杀死。儋从弟田荣收集田儋残部逃到东阿，遭到章邯围攻。齐人听说田儋死了，便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，田解为相，田间为将。项梁听说田荣危急，便率兵攻打东阿章邯军，章邯败走，项梁乘胜追击。这时田荣怨恨齐人立假，便带兵赶跑了田假。事详见《田儋列传》。〔4〕“巿”，与“市”字异。当时人们常用此字取名。〔5〕“数”，屡屡，频频。“趣”，通“促”，催促。〔6〕“与国”，相与交善、同祸共福之国。〔7〕“市”，贸易，买卖。“市于齐”，与齐做交易。〔8〕“城阳”，也作“成阳”，秦县，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南。〔9〕“濮阳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。〔10〕“定陶”，秦县，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。〔11〕“雍丘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杞县。〔12〕“李由”，秦丞相李斯之子，当时为三川郡郡守。〔13〕“外黄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。

项梁起东阿，西，比至定陶，〔1〕再破秦军；项羽等又斩李由，益轻秦，有骄色。宋义乃谏项梁曰：〔2〕“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，今卒少惰矣，〔3〕秦兵日益，臣为君畏之。”项梁弗听。乃使宋义使于齐。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，〔4〕曰：“公将见武信君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臣论武信君军必败。公徐行即免死，疾行则及祸。”秦果悉起兵益章邯，击楚军，大破之定陶，项梁死。沛公、项羽去外黄攻陈留，〔5〕陈留坚守不能下。沛公、项羽相与谋曰：“今项梁军破，士卒恐。”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。〔6〕吕臣军彭城东，项羽军彭城西，沛公军砀。〔7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比至定陶”，“比”字原误作“北”。定陶在东阿西南，不应当说“北至定陶”。《汉书·项籍传》“北”作“比”是对的，今据改。“比”，比及，等到。〔2〕“宋义”，据荀悦《汉记》，为战国时楚令尹。事迹详本篇下文。 〔3〕“今卒少惰矣”，实际上是楚军最高将领项梁骄傲轻敌，宋义委婉其词，说是士卒稍有懈惰。“少”，稍微。 〔4〕“高陵君显”，名显，封高陵。据司马贞《索隐》引晋灼说，高陵属汉琅邪郡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琅邪郡有高陵，曾为侯国，王莽时称蒲陆。今地已不能确考。〔5〕“陈留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。〔6〕“吕臣”，原为陈胜部将，统率苍头军。本书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有宁陵侯吕臣，《表》云：“以舍人从陈留，以郎入汉，破曹咎成皋，为上解随马，〔以〕都尉击陈豨功侯，千户。”此吕臣与《表》所载吕臣不是一人。除本篇外，吕臣之名又见于本书《高祖本纪》、《陈涉世家》、《黥布列传》，据各篇所载，吕臣于陈涉时期即为将军，项梁死后，项羽、刘邦联合抗秦，当时吕臣的军事地位与项羽、刘邦相埒，项、刘、吕三家为反秦的三支主要军事力量，楚怀王心又以吕臣为司徒。《表》云“以舍人从陈留”，当在刘邦为汉王之前；《表》云“以郎入汉”，当在刘邦为汉王之后。以吕臣的地位，不可能归刘邦后，仅为“舍人”、为“郎”，《表》中封宁陵侯的吕臣，与《本纪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列传》中的吕臣应是二人。〔7〕“砀”，音dàng，秦县，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。

章邯已破项梁军，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击赵，大破之。当此时，赵歇为王，〔1〕张耳为相，〔2〕皆走入钜鹿城。〔3〕章邯令王离、涉间围钜鹿，〔4〕章邯军其南，筑甬道而输之粟。〔5〕陈余为将，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，此所谓河北之军也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赵歇”，战国时赵国贵族后裔。陈胜起义后，派武臣招抚赵国故地，武臣至邯郸，自立为赵王，不久被害，武臣的校尉陈余、张耳立赵歇为赵王。〔2〕“陈余”、“张耳”，二人皆大梁（今河南开封市西北）人，秦末参加陈胜起义军。事详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传。 〔3〕“钜鹿”，秦县，为钜鹿郡郡治，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。〔4〕“王离”，秦名将王翦之孙，封武城侯。“涉间”，秦将领，死于钜鹿之战。〔5〕“甬道”，两旁筑有墙垣的通道，以便运送粮食等物资，防止敌人劫击抄掠。

楚兵已破于定陶，怀王恐，从盱台之彭城，并项羽、吕臣军自将之。以吕臣为司徒，〔1〕以其父吕青为令尹。〔2〕以沛公为砀郡长，〔3〕封为武安侯，将砀郡兵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司徒”，不是通常所说的六卿之一的司徒。当时楚怀王心所置官因袭战国时楚国旧制，此司徒当是楚官，主管后勤军需之类。〔2〕“令尹”，楚宫，为执政首相。〔3〕“长”，相当于郡守。

初，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，见楚王曰：“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，居数日，军果败。兵未战而先见败征，此可谓知兵矣。”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，〔1〕因置以为上将军；〔2〕项羽为鲁公，〔3〕为次将；〔4〕范增为末将，〔5〕救赵。诸别将皆属宋义，号为卿子冠军。〔6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说”，音yuè，通“悦”。〔2〕“上将军”，地位最高的将领，相当于主帅。〔3〕“鲁公”，据《高祖本纪》，楚怀王以刘邦为砀郡长，封为武安侯时，就封项羽为长安侯，号为鲁公。〔4〕“次将”，地位仅次于上将军，相当于副帅。〔5〕“末将”，地位低于次将，高于统领一个方面军的别将，与后世偏裨将校自我谦称的末将有所区别。〔6〕“卿子冠军”，“卿子”犹言“公子”，时人尊敬之辞。宋义是上将军，地位为全军之冠，所以称为“卿子冠军”。

行至安阳，〔1〕留四十六日不进。项羽曰：“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，疾引兵渡河，楚击其外，赵应其内，破秦军必矣。”宋义曰：“不然。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。〔2〕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罢，〔3〕我承其敝；不胜，则我引兵鼓行而西，必举秦矣。故不如先斗秦赵。夫被坚执锐，〔4〕义不如公；坐而运策，公不如义。”因下令军中曰：“猛如虎，很如羊，〔5〕贪如狼，强不可使者，〔6〕皆斩之。”乃遣其子宋襄相齐，〔7〕身送之至无盐，〔8〕饮酒高会。天寒大雨，士卒冻饥。项羽曰：“将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；今岁饥民贫，士卒食芋菽，〔9〕军无见粮，〔10〕乃饮酒高会；不引兵渡河因赵食，与赵并力攻秦，乃曰‘承其敝’。夫以秦之强，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赵。赵举而秦强，何敝之承！且国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，〔11〕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，〔12〕非社稷之臣。”〔13〕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，即其帐中斩宋义头，出令军中曰：“宋义与齐谋反楚，楚王阴令羽诛之。”当是时，诸将皆慑服，莫敢枝梧。〔14〕皆曰：“首立楚者，将军家也。今将军诛乱。”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。〔15〕使人追宋义子，及之齐，杀之。使桓楚报命于怀王。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，当阳君、蒲将军皆属项羽。〔16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安阳”，在今山东曹县东，并非地处今河南的安阳。〔2〕“搏”，搏击，打击。“虻”，牛虻。“虮”，虱子卵。“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虻”，对此句历来解释不一，主要有两说：（一）牛虻能够咬牛，但不能够伤害虱子，借以譬喻钜鹿城小而坚，秦兵虽然强大，却不能攻破。（二）牛虻咬牛，不去伤害虮虱，以喻志在大不在小，也就是意在灭秦，不在于与章邯一战。两说均通，第一说于义较长。〔3〕“罢”，通“疲”。〔4〕“被”，通“披”。 〔5〕“很”，通“狠”。羊生性好斗，所以说“很如羊”。 〔6〕“强”，倔强。“强不可使者”，以上四句，句句皆暗指项羽。〔7〕“相齐”，意谓协助齐国，并非任齐国相。田荣驱逐田假，田假依附项梁，田荣遂不肯发兵助楚，这自然会导致项羽和田荣关系不睦。宋义派遣他的儿子宋襄相齐，是为了结好田荣，控制项羽。〔8〕“无盐”，战国齐邑，西汉置为县，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。〔9〕 “芋菽”，有两种解释：（一）裴骃《集解》引徐广云：“‘芋’，一作‘半’。”是古本《史记》有作“半”者。《汉书·项籍传》亦作“半”。“半”，量器名，容半升。“半菽”，即半升菽。士卒食半升菽，不足饱腹。（二）“芋”，即芋头，又称芋艿，属于蔬菜类。“菽”，豆类。“芋菽”，意谓蔬菜。注者取第一说。 〔10〕“见”，通“现”。〔11〕“埽”，与“扫”字同，尽括，一扫而尽。〔12〕“恤”，体恤，抚念。“徇其私”，营谋个人私利。这里确指宋义遣其子宋襄相齐事。〔13〕“社”，古代帝王和诸侯祭祀的土神。“稷”，古代帝王和诸侯祭祀的谷神。“社”、“稷”连言，用以代指国家。〔14〕“枝梧”，架屋的小柱为枝，斜柱为梧。引申有抵触、抗拒的意思。〔15〕“假”，代理，摄代。 〔16〕“当阳君”，楚怀王心在位时黥布得到的封号。

项羽已杀卿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名闻诸侯。乃遣当阳君、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，救钜鹿。战少利，陈馀复请兵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，皆沉船，破釜甑，〔1〕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于是至则围王离，与秦军遇，九战，绝其甬道，大破之，杀苏角，〔2〕虏王离。涉间不降楚，自烧杀。当是时，楚兵冠诸侯。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，〔3〕莫敢纵兵。及楚击秦，诸将皆从壁上观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，楚兵呼声动天，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。〔4〕于是已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侯将，入辕门，〔5〕无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釜”，音fǔ，饭锅。“甑”，音zèng，蒸食物的瓦制炊具。 〔2〕“苏角”，秦军将领。〔3〕“下”，此字《汉书·项籍传》无。“壁”，壁垒，营垒。〔4〕“惴”，音zhuì，忧惧。〔5〕“辕门”，古代军队扎营，出入处仰起两辆车子，使车辕相向为门，称作辕门。

章邯军棘原，〔1〕项羽军漳南，〔2〕相持未战。秦军数却，二世使人让章邯。章邯恐，使长史欣请事。〔3〕至咸阳，〔4〕留司马门三日，赵高不见，〔5〕有不信之心。长史欣恐，还走其军，不敢出故道，赵高果使人追之，〔6〕不及。欣至军，报曰：“赵高用事于中，下无可为者。今战能胜，高必疾妒吾功；战不能胜，不免于死。愿将军孰计之。”〔7〕陈余亦遗章邯书曰：“白起为秦将，〔8〕南征鄢郢，〔9〕北坑马服，〔10〕攻城略地，不可胜计，而竟赐死。蒙恬为秦将，〔11〕北逐戎人，〔12〕开榆中地数千里，〔13〕竟斩阳周。何者？功多，秦不能尽封，因以法诛之。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，所亡失以十万数，而诸侯并起滋益多。彼赵高素谀日久，〔14〕今事急，亦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，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。夫将军居外久，多内郤，〔15〕有功亦诛，无功亦诛。且天之亡秦，无愚智皆知之。今将军内不能直谏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特独立而欲常存，岂不哀哉！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，〔16〕约共攻秦，分王其地，〔17〕南面称孤？〔18〕此孰与身伏鈇质，〔19〕妻子为僇乎？”〔20〕章邯狐疑，〔21〕阴使候始成使项羽，〔22〕欲约。约未成，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，〔23〕军漳南，〔24〕与秦战，再破之。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氵于水上，〔25〕大破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棘原”，在钜鹿县南，即今河北平乡县南，确切地点不详。〔2〕“漳南”，漳水之南。漳水发源于秦上党郡西北，流经古钜鹿县南面、东面两侧，与棘原相去不远。〔3〕“长史欣”，即司马欣，当时是章邯部下长史。长史为诸史之长，协助长官总揽政务。〔4〕“咸阳”，秦都，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。〔5〕“司马门”，宫廷四面驻兵防守，各有司马主领武事，所以把有兵守卫的宫廷外门称作司马门。〔6〕“赵高”，秦宦者，始皇时为车府令。始皇死于沙丘，赵高与丞相李斯谋立胡亥为皇帝。后又杀李斯，自任丞相，专擅朝政，迫二世皇帝胡亥自杀，立子婴为秦王，后被子婴杀死。 〔7〕“孰”，通“熟”。“孰计”，深思熟虑。〔8〕“白起”，郿（今陕西眉县东北）人，善用兵，秦昭王封为武安君，率军攻战，凡取七十余城，声震天下，最后赐死自杀。〔9〕“南征鄢、郢”，此句一般人标点作“南征鄢郢”，认为鄢郢即指鄢。楚旧都郢，后徙鄢，所以鄢也称鄢郢，故地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。注者认为，鄢确实也称鄢郢。但此处却是指鄢、郢二地。《白起列传》云：“白起攻楚，拔鄢、邓五城。其明年，攻楚，拔郢，烧夷陵，遂东至竟陵。楚王亡去郢，东走徙陈。”《六国年表》楚国下也记载，楚顷襄王二十年，“秦拔鄢、西陵”。二十一年，“秦拔我郢，烧夷陵，王亡走陈”。可见拔鄢是一事，拔郢又是一事。楚顷襄王本来都于鄢地，因为鄢被白起攻破，所以回到旧都郢地，结果又引起白起攻郢。这就是陈余所说的“南征鄢、郢”。“郢”，在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遗址处。 〔10〕“马服”，指赵括。赵括父赵奢为赵惠文王将，因有功赐号为马服君。赵奢死后，也以马服或马服子称赵括。赵孝成王六年，白起所率秦军与赵括所率赵军战于长平（今山西高平县西北），秦军射杀赵括，坑杀赵降卒数十万。事详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。〔11〕“蒙恬”，世代为秦将，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，使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匈奴，修筑长城，西起临洮（今甘肃岷县），东至辽东，绵延万余里。始皇帝死，胡亥、赵高囚禁蒙恬于阳周（今陕西子长县西北）。胡亥即皇帝位，遣使至阳周迫蒙恬自杀，蒙恬饮药身死。事详《蒙恬列传》。〔12〕“戎人”，指匈奴。〔13〕“榆中”，地域名，位于秦上郡北部，即今陕西东北部。〔14〕“谀”，谄媚，奉承，这里兼有蒙蔽的意思。〔15〕“郤”，与“隙”字同。间隙，裂痕。〔16〕“从”，与“纵”字通，合纵。战国时苏秦倡合纵之说，使六国联合攻秦。张仪又倡连横之说，鼓动六国与秦联合。纵横之术便成为一种斗争策略，在政治和军事对峙中常被采用。“与诸侯为从”，是陈余劝章邯与反秦的各路诸侯相联合。〔17〕“王”，音w4ng，用作动词，称王。 〔18〕“南面”，面向南而坐。古代天子、诸侯皆南面听政，所以用“南面”以喻君主或侯王。“孤”，天子或诸侯的自我谦称，意谓寡德。〔19〕“孰与”，表示比较抉择的虚辞。“鈇”，通“斧”。“质”，斩人的砧板。“鈇质”，泛指杀人的刑具。 〔20〕“僇”，通“戮”，杀戮，诛杀。〔21〕“狐疑”，狐性多疑，所以“狐疑”用以形容遇事犹豫不决。〔22〕“候”，军候。“始成”，军候之名。 〔23〕“度”，通“渡”。“三户”，漳水上津渡名，在今河武磁县西南。〔24〕“军漳南”，《汉书·项籍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皆同。上云“项羽军漳南”，渡三户津后，当已军漳北。此句“南”字似应作“北”。 〔25〕“氵于水”，源出今河北武安县西太行山，流向东南，在临漳县西折东注入漳水，今已湮塞。

章邯使人见项羽，欲约。项羽召军吏谋曰：“粮少，欲听其约。”军吏皆曰：“善。”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。〔1〕已盟，章邯见项羽而流涕，为言赵高。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，〔2〕置楚军中。使长史欣为上将军，将秦军为前行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洹水”，即安阳河，在今河南北境，源出林县隆虑山，东流经安阳市，到内黄县北注入卫河。“洹”，音huán。“殷虚”，即殷墟，殷朝故都，在今河南安阳市西面的小屯村。〔2〕“雍王”，《高祖本纪》唐张守节《正义》认为是以雍县为名。雍县于春秋时是秦雍邑，秦德公都于此，至献公徙栎阳。雍邑故城在今陕西凤翔县南。

到新安。〔1〕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，〔2〕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，〔3〕及秦军降诸侯，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，轻折辱秦吏卒。秦吏卒多窃言曰：“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，今能入关破秦，〔4〕大善；即不能，诸侯虏吾属而东，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。”诸将微闻其计，以告项羽。项羽乃召黥布、蒲将军计曰：“秦吏卒尚众，其心不服，至关中不听，〔5〕事必危，不如击杀之，而独与章邯、长史欣、都尉翳入秦。”〔6〕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新安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渑池县东。〔2〕“繇使”，服繇役。“屯”，屯守，驻扎。“戍”，戍卫边地。“秦中”，泛指秦国故地。〔3〕“无状”，没有好样子，含有欺压凌辱之义。〔4〕“关”，指函谷关，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。〔5〕“关中”，函谷关以西，散关以东。秦统一六国以前，长期占据关中地域，因此常以关中泛称秦地。 〔6〕“都尉”，秦于郡置尉，协助郡守掌管军事，都尉的地位当与郡尉大略相同。“翳”，即董翳，后来被项羽封为塞王。

行略定秦地，函谷关有兵守关，〔1〕不得入。又闻沛公已破咸阳，〔2〕项羽大怒，使当阳君等击关。项羽遂入，至于戏西。〔3〕沛公军霸上，〔4〕未得与项羽相见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：〔5〕“沛公欲王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〔6〕珍宝尽有之。”项羽大怒，曰：“旦日飨士卒，为击破沛公军！”当是时，项羽兵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，〔7〕沛公兵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，〔8〕贪于财货，好美姬。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〔9〕皆为龙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气也，急击勿失。”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有兵守关”，当时守关的已不是秦士卒，而是刘邦的军队。 〔2〕“沛公已破咸阳”，楚怀王心曾与诸将约定，谁先平定关中，就封谁称王关中。当时项羽愿与刘邦西进入关，怀王没有答应项羽，而派刘邦向关中进军。项羽杀死宋义，与章邯相持。刘邦乘机西进，又适逢赵高谋杀秦二世，立子婴为王，秦廷纷乱，于是刘邦迅速从武关攻入关中。汉王元年十月，秦王子婴投降，刘邦进入咸阳，并派兵驻守函谷关，防止项羽和各路诸侯军入关。 〔3〕“戏”，戏水，源出骊山，流入渭水，在今陕西临潼县东。〔4〕“霸上”，又作“灞上”，地处霸水西面的高原上，故名。在今陕西西安市东，接蓝田县界，为古代军事要地。 〔5〕“左司马”，司马为武官，掌管军政，有时分置左、右。刘邦军中既然有左司马，也当有右司马。“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”，当时项羽军力远在刘邦之上，曹无伤欲谄媚项羽求得封赏，所以派人进谗。〔6〕“子婴”，《李斯列传》说是秦始皇之弟，《秦始皇本纪》说是二世之兄子。据《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子婴为秦王后，和他的两个儿子谋杀赵高，可见子婴的儿子已是成年人。按年辈推算，秦始皇死后三年不可能有已经成年的孙辈。《李斯列传》所说较为可信。子婴投降刘邦后，被监管起来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即被项羽杀死。曹无伤说刘邦使子婴为相，是有意中伤。 〔7〕“新丰”，秦骊邑，汉高祖十年，置以为县，改名新丰，故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。“鸿门”，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，现今当地人称项王营。〔8〕“山东”，秦、汉时指崤山或华山以东，与关东所指地域略同。 〔9〕“望其气”，秦、汉方士诡称观察云气的形状、色彩等可以测知人事上的吉凶，人们也多信以为真，所以范增令人觇望刘邦所在上空的云气。

楚左尹项伯者，〔1〕项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张良。〔2〕张良是时从沛公，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。曰：“毋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〔3〕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语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，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谁为大王为此计者？”曰：“鲰生说我曰‘距关〔4〕毋内诸侯，〔5〕秦地可尽王也’。故听之。”良曰：“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？”沛公默然，曰：“固不如也，且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请往谓项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君安与项伯有故？”张良曰：“秦时与臣游，〔6〕项伯杀人，臣活之。今事有急，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：“孰与君少长？”良曰：“长于臣。”沛公曰：“君为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”张良出，要项伯。〔7〕项伯即入见沛公。沛公奉卮酒为寿，〔8〕约为婚姻，曰：“吾入关，〔9〕秋豪不敢有所近〔10〕，籍吏民，〔11〕封府库，而待将军。所以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，〔12〕岂敢反乎！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。”〔13〕项伯许诺。谓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。”〔14〕沛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项伯复夜去，至军中，具以沛公言报项王。因言曰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。不如因善遇之。”项王许诺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左尹”，即左令尹。楚国官制有时令尹分置左、右。“项伯”，名缠，字伯，入汉后封射阳侯，赐姓刘。〔2〕“张良”，字子房，刘邦的谋臣，以功封留侯，事详本书《留侯世家》、《汉书·张良传》。留为秦县，故地在今江苏沛县东南。〔3〕“臣为韩王送沛公”，张良曾劝项梁立韩公子成为韩王，自己为申徒（即司徒，地位等同国相）。刘邦引兵从洛阳南出，张良率兵相随。刘邦便让韩王成留守阳翟，与张良一起进入武关，攻打秦关中地，所以张良有“为韩王送沛公”语。〔4〕“鲰”，音zōu，是一种杂小鱼。“鲰生”，短小愚陋的人，是骂人之词，犹今言“小子”，“距”，与“拒”字通。〔5〕“内”，通“纳”。〔6〕“秦时”，指秦统一全国以前。 〔7〕“要”，邀请。〔8〕“卮”，音zhī，酒器。“为寿”，上寿，即敬酒祝颂富贵长寿。〔9〕“关”，指武关，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，刘邦是从武关进入关中的。下“遣将守关”之“关”，是指函谷关。〔10〕“秋豪”，秋天兽类新长出的细毫毛，用来譬喻细微之物。此“豪”亦作“毫”。〔11〕“籍”，登记户口的簿籍。这里用作动词，造籍登记的意思。 〔12〕“将军”，指项羽。〔13〕“倍”，通“背”。“倍德”，背叛恩德，忘恩负义。〔14〕“蚤”，与“早”字通。“谢”，道歉。

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，至鸿门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〔1〕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郤。”项王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。”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。项王、项伯东向坐，〔2〕亚父南向坐。〔3〕亚父者，范增也。沛公北向坐，张良西向侍。范增数目项王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〔4〕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，出召项庄，〔5〕谓曰：“君王为人不忍，若入前为寿，〔6〕寿毕，请以剑舞，因击沛公于坐，杀之。不者，若属皆且为所虏。”庄则入为寿。寿毕，曰：“君王与沛公饮，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”项王曰：“诺。”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〔7〕庄不得击。于是张良至军门，见樊哙。〔8〕樊哙曰：“今日之事何如？”良曰：“甚急。今者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”哙曰：“此迫矣，臣请入，与之同命。”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仆地，哙遂入。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视项王，〔9〕头发上指，目眦尽裂。〔10〕项王按剑而跽曰：〔11〕“客何为者？”张良曰：“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。”〔12〕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赐之卮酒。”则与斗卮酒。哙拜谢，起，立而饮之。项王曰：“赐之彘肩。”〔13〕则与一生彘肩。樊哙覆其盾于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啖之。〔14〕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能复饮乎？”樊哙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〔15〕刑人如恐不胜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‘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’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豪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赏，而听细说，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项王未有以应，曰：“坐。”樊哙从良坐。坐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招樊哙出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河南”，与“河北”一样都是泛称。当时项羽与秦军在黄河以北交战，取道函谷关进入关中。刘邦与秦军在黄河以南的南阳郡内交战，从武关进入关中。〔2〕“东向坐”，面朝东坐。古人堂上面朝南坐为尊，无面朝南坐者，则以面朝东坐者为尊。〔3〕“亚父”，项羽对范增的尊称，意谓仅次于父亲，与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取意相同。〔4〕“玉玦”，半环形的玉器。“玦”，与“决”同音。范增向项羽多次举玉玦，是借玦之音传意，暗示项羽赶快下决心杀掉刘邦。〔5〕“项庄”，项羽堂弟。 〔6〕“若”，汝，你。下文“若属”，即汝辈，你们。〔7〕“翼蔽”，像鸟用翅膀一样的遮蔽着。 〔8〕“樊哙”，沛人，屠狗出身，一直跟随刘邦转战各地，勇武善战，汉统一全国后，以功封舞阳侯，曾为左丞相，孝惠帝六年卒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并有传。“哙”，音kuaì。〔9〕“瞋目”，发怒时睁大眼睛。“瞋”，音chēn。〔10〕“眦”，音zì，眼眶。〔11〕“跽”，音jì，长跪。古人席地而坐，坐时而膝着地，臀部贴在脚跟上。要起身，先长跪，伸直腰股。〔12〕“参乘”，即“骖乘”，在车右陪乘，负责警卫的人。古代乘车之法，尊者居左，御者居中，骖乘居右。 〔13〕“彘”，音zhì，猪。“彘肩”，猪蹄带肩胛，即整只猪腿。 〔14〕“啖”，音dàn，吃。 〔15〕“秦”，指秦国故地，即关中。下句“秦”也应如此理解。

沛公已出，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。〔1〕沛公曰：“今者出，未辞也，为之奈何？”樊哙曰：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人方为刀俎，〔2〕我为鱼肉，何辞为？”于是遂去。乃令张良留谢。良问曰：“大王来何操？”曰：“我持白璧一双，欲献项王；玉斗一双，〔3〕欲与亚父，会其怒，不敢献。公为我献之。”张良曰：“谨诺。”当是时，项王军在鸿门下，沛公军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则置车骑，脱身独骑，与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彊、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，〔4〕从郦山下，〔5〕道芷阳间行。〔6〕沛公谓张良曰：“从此道至吾军，不过二十里耳。度我至军中，〔7〕公乃入。”沛公已去，间至军中，张良入谢，曰：“沛公不胜杯杓，〔8〕不能辞。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，再拜献大王足下；〔9〕玉斗一双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。”项王曰：“沛公安在？”良曰：“闻大王有意督过之，脱身独去，已至军矣。”项王则受璧，置之坐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“唉！竖子不足与谋。〔10〕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，吾属今为之虏矣。”沛公至军，立诛杀曹无伤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陈平”，阳武（今河南原阳县东南）人，最初在项羽部下，殷王司马卬反楚，陈平率兵击降，以功拜都尉。后逃归刘邦，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，数出奇计，辅佐刘邦统一天下，封户牖侯、曲逆侯，惠帝时曾为左丞相，吕后时为右丞相，文帝时为左丞相，卒于文帝二年。事详本书《陈丞相世家》、《汉书·陈平传》。〔2〕“俎”，音zǔ，割肉用的砧板。〔3〕“玉斗”，玉制的酒器。〔4〕“夏侯婴”，姓夏侯，名婴，随从刘邦起沛，长期为太仆，刘邦为帝后，以功封汝阴侯，卒于文帝八年。因早年随刘邦击秦时，曾为滕（今山东滕县西南）令，给刘邦驾车，所以号滕公。事详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传。“靳彊”，刘邦的将领，曾为中尉，后封汾阳侯。“纪信”，刘邦的将领，事见本篇下文。〔5〕“郦山”，即骊山，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。其东北为鸿门，其南为霸上。〔6〕“芷阳”，秦县，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。“间”，音jiàn，乘间。“间行”，抄小路行走。〔7〕“度”，揣度，估计。〔8〕“桮”，与“杯”字同。“杓”，“桮杓”，饮酒的杯子和舀酒的勺子，这里代指酒。“不胜桮杓”，意谓禁受不住酒力，已经醉了。〔9〕“足下”，对对方的敬辞。当时对上和同辈都可以称之，犹言“左右”。〔10〕“竖子”，鄙贱之称，犹今言“小子”。范增表面上是骂项庄，实际在骂项羽寡断。

居数日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；收其货宝妇女而东。人或说项王曰：〔1〕 “关中阻山河四塞，〔2〕地肥饶，可都以霸。”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，又心怀思欲东归，曰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谁知之者！”说者曰：“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，〔3〕果然。”项王闻之，烹说者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人或说项王”，据《汉书·项籍传》，劝说项王的人是韩生。扬雄《法言·重黎篇》云：“蔡生欲安项咸阳，不享之。”劝说项王的，此又记为蔡生。 〔2〕“四塞”，指东面函谷关，南面武关，西面散关（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），北面萧关（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）。〔3〕“沐猴”。猕猴。“沐猴而冠”，猕猴性情好动多变，身着衣冠不能长久，这里用以譬喻楚人性格轻浮急躁，难成大事。

项王使人致命怀王。怀王曰：“如约。”乃尊怀王为义帝。〔1〕项王欲自王，先王诸将相。谓曰：“天下初发难时，假立诸侯后以伐秦。〔2〕然身被坚执锐首事，暴露于野三年，〔3〕灭秦定天下者，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。义帝虽无功，〔4〕故当分其地而王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乃分天下，立诸将为侯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义”，假。“义帝”，意谓假皇帝。〔2〕“假”，姑且，暂且。〔3〕“暴”，通“曝”。〔4〕“虽”，义与“唯”同。

项王、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，业已讲解，又恶负约，恐诸侯叛之，乃阴谋曰：“巴、蜀道险，〔1〕秦之迁人皆居蜀。”乃曰：“巴、蜀亦关中地也。”〔2〕故立沛公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，〔3〕都南郑。而三分关中，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巴、蜀”，都是秦郡。巴郡辖境在今四川东部，治所在江州（今四川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〕。蜀郡辖境在今四川中部，治所在成都（今四川成都市）。巴、蜀二郡僻远闭塞，地势险阻，秦常流放罪人于此。 〔2〕“巴、蜀亦关中地”，巴、蜀地处函谷关以西，自战国时即为秦地，所以项羽等人有此强词之语。 〔3〕“汉中”，秦郡，辖境在今陕西秦岭以南和湖北西北部，郡治在南郑（今陕西南郑县）。

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，王咸阳以西，都废丘。〔1〕长史欣者，故为栎阳狱掾，尝有德于项梁；都尉董翳者，本劝章邯降楚。故立司马欣为塞王，〔2〕王咸阳以东至河，都栎阳；立董翳为翟王，〔3〕王上郡，〔4〕都高奴。〔5〕徙魏王豹为西魏王，〔6〕王河东，〔7〕都平阳。〔8〕瑕丘申阳者，〔9〕张耳嬖臣也，〔10〕先下河南郡，〔11〕迎楚河上，故立申阳为河南王，都雒阳。〔12〕韩王成因故都，〔13〕都阳翟。赵将司马卬定河内，〔14〕数有功，故立卬为殷王，〔15〕王河内，都朝歌。〔16〕徙赵王歇为代王。〔17〕赵相张耳素贤，又从入关，故立耳为常山王，〔18〕王赵地，都襄国。〔19〕当阳君黥布为楚将，常冠军，故立布为九江王，〔20〕都六。〔21〕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，〔22〕又从入关，故立芮为衡山王，〔23〕都邾。〔24〕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，〔25〕功多，因立敖为临江王，〔26〕都江陵。〔27〕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。〔28〕燕将臧荼从楚救赵，〔29〕因从入关，故立荼为燕王，都蓟。〔30〕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。〔31〕齐将田都从共救赵，因从入关，故立都为齐王，都临菑。〔32〕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，〔33〕项羽方渡河救赵，田安下济北数城，〔34〕引其兵降项羽，故立安为济北王，都博阳。〔35〕田荣者，数负项梁，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，以故不封。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，〔36〕不从入关，然素闻其贤，有功于赵，闻其在南皮，〔37〕故因环封三县。番君将梅鋗功多，故封十万户侯。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，〔38〕王九郡，〔39〕都彭城。

【注释】 〔1〕“废丘”，秦县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。〔2〕“塞王”，司马欣封地内有大河、华山为阨塞，故名。 〔3〕“翟王”，董翳封地春秋时是白翟之地，故取以为号。〔4〕“上郡”，秦郡，辖境在今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河套以南一带。郡治肤施（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）。〔5〕“高奴”，秦县，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北。〔6〕“魏王豹”，魏公子宁陵君咎之弟。陈胜攻占魏地，立咎为魏王，后咎被秦章邯打败自杀。豹又再起，收复魏地，继立为魏王。项羽分封诸侯，自己想兼有楚、魏之地，于是徙封豹为西魏王，引起魏豹的不满，终于背楚降汉。事详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传。〔7〕“河东”，秦郡，辖境在今山西西南部黄河以东。郡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。〔8〕“平阳”，秦县，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。〔9〕“瑕丘”，秦县，在今山东兖州市东北。“申阳”，张耳宠臣，曾为项羽将领，汉二年投降刘邦。〔10〕“嬖”，宠爱，亲狎。“嬖臣”，宠幸之臣。 〔11〕“先下河南郡”，清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卷六认为“郡”字是衍文，《汉书·项籍传》无此字。河南郡秦时为三川郡，刘邦统一全国后改名河南郡，辖有今河南西北大部。〔12〕“雒阳”，即洛阳，为三川郡治所，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。 〔13〕“故都”，指阳翟，战国时为韩国都城，秦置县，在今河南禹县。〔14〕“司马卬”，姓司马，名卬。“卬”，同“昂”。“河内”，黄河以北地区的统称。古代帝王多定都在河东、河北，所以称河北为河内，河南为河外。此指今河南黄河以北，地域大体相当于楚、汉之际设置的河内郡。〔15〕“殷王”，司马卬所封河内为殷商故地，故名。〔16〕“朝歌”，曾为商代帝乙、帝辛别都，汉置为县，故地在今河南淇县。 〔17〕“代王”，秦有代郡，战国时为赵地，地域在今山西北部、河北西北部一带。项羽徙封赵王歇于代，而把赵的主要地区封给张耳。赵王歇徙代后，都代县，即今河北蔚县东北。〔18〕“常山王”，辖境在河北中部、山西东部和中部，战国时为赵地。〔19〕“襄国”，即秦信都县，项羽改称襄国，故城在今河北邢台市。〔20〕“九江王”，九江本为秦郡，辖境在今江西和江苏、安徽两省长江以北、淮水以南一带。郡治寿春，在今安徽寿县。黥布所封不包括今江苏地，这一地区已划归西楚。 〔21〕“六”，秦县，在今安徽六安县北。〔22〕“鄱君”，也作“番君”，吴芮曾为秦鄱阳（今江西波阳县）令，故号鄱君。秦末吴芮率越人举兵反秦，他的部将梅鋗曾随刘邦入武关，破秦有功。刘邦统一天下后，封吴芮长沙王。事详《汉书》本传。“芮”，音ruì。“百越”，春秋时越国的遗族，散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。〔23〕“衡山王”，辖境在今湖北东部、湖南全部和安徽西部。境内有衡山，因以为国名。 〔24〕“邾”，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。 〔25〕“柱国”，即上柱国。 “南郡”，秦郡，辖有今襄樊市以南的湖北地区和四川巫山以东地区。 〔26〕“临江王”，所辖地域相当于南郡。 〔27〕“江陵”，秦县，在今湖北江陵县。〔28〕“韩广”，原为秦上谷郡卒史，陈胜部将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，遣韩广带兵攻取燕地，韩广便自立为燕王，见《陈涉世家》。“辽东王”，辽东本秦郡，故地在今辽宁大凌河以东。辽东王封国包有今辽宁和河北东北一带。〔29〕“臧荼”，曾为燕王韩广部将，因从项羽入关，项羽把燕地分割为二，徙故燕王韩广称王辽东，而以燕、蓟（今河北北部）封臧荼。后来臧荼背楚归汉，汉高祖五年反叛被俘。〔30〕“蓟”，音jì，秦县，故地在今北京市西南。〔31〕“胶东王”，项羽把原齐国地区分割为三，东部为胶东王田市封国，都即墨（今山东平度县东南），辖有今山东东部。中部是故齐的中心地带，为齐王田都封国，西部为济北王田安封国。 〔32〕“临菑”，即临淄，战国时齐国都城，秦为临淄郡治所，故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县。〔33〕“齐王建”，齐襄王之子，公元前二六四年继位为齐王，立四十四年被秦俘虏，齐国遂亡。 〔34〕“济北”，济水北岸。济水为古代四渎之一，发源于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，过黄河后曲折东流，在山东境内入海。古济水今已不复存在。 〔35〕“博阳”，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的博县故城。一说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博平镇。 〔36〕“成安君”，陈余封号。成安，秦县，张守节《正义》云：“成安县在颍川郡，属豫州。”在今河南临汝县东南。“弃将印去”，陈余和张耳本为刎颈之交，秦章邯围张耳、赵王歇于钜鹿，陈余领兵驻扎钜鹿北。钜鹿解围后，张耳责怪陈余不肯救赵，又怀疑陈余杀了他的将领，两人关系破裂，陈余便把将印交给张耳，带领数百人渔猎泽中。事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张耳、陈余本传。〔37〕“南皮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北南皮县。〔38〕“西楚”，据《货殖列传》所载，淮北沛、陈、汝南、南郡为西楚，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、广陵为东楚，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为南楚。是西楚包举今河南东部、安徽北部、江苏西北部一带。其实项羽自封的地域并不局限于此。项羽之都彭城在西楚界内，所以封国以西楚为号。又张守节《正义》引孟康云：“旧名江陵为南楚，吴为东楚，彭城为西楚。”可备一说。“霸王”，诸侯王的盟主，与春秋时的霸主相同。 〔39〕“九郡”，史书都没有具体列出九郡的名称，《汉书·项籍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皆云“王梁、楚地九郡”。清钱大昕《汉书考异》、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认为九郡是泗水、东阳、东海、砀、薛、鄣、吴、会稽、东郡。但也有人不主此说。限于材料，今天已不能考定九郡的名称。

汉之元年四月，〔1〕诸侯罢戏下，〔2〕各就国。项王出之国，使人徙义帝，曰：“古之帝者地方千里，〔3〕必居上游。”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。〔4〕趣义帝行，〔5〕其群臣稍稍背叛之。乃阴令衡山、临江王击杀之江中。〔6〕韩王成无军功，项王不使之国，与俱至彭城，废以为侯，已又杀之。臧荼之国，因逐韩广之辽东。广弗听，荼击杀广无终，〔7〕并王其地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汉元年”，即公元前二○六年。此年项羽分封诸侯，刘邦为汉王。〔2〕“戏”，通“麾”，用来指挥军队的大旗。“戏下”，在主帅的旌麾之下。也有人认为“戏”指戏水，“戏下”即戏水旁，与“洛下”同例。〔3〕“方千里”，千里见方，即东西千里，南北千里。〔4〕“长沙”，秦郡，辖有今资水以东的湖南地区、广东西北和广西东北部分地区。“郴县”，长沙郡属县，在今湖南郴县。“郴”，音chēn。〔5〕“趣”，催促。〔6〕“阴令衡山、临江王击杀之江中”，本书《高祖本纪》云：“阴令衡山王、临江王击之，杀义帝江南。”与此稍异。本书《黥布列传》记载，高祖元年四月，项羽迁义帝于长沙郡，暗中派九江王黥布等攻击义帝。八月，黥布派部将追杀义帝于郴县。是奉项羽命令杀害义帝的有衡山王、临江王、九江王三人，直接杀死义帝的是九江王的部将。与此亦略有出入。〔7〕“无终”，秦县，韩广王辽东，建都于此，故城在今天津市蓟县。

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巿胶东，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，乃大怒，不肯遣齐王之胶东，因以齐反，迎击田都。田都走楚。齐王巿畏项王，乃亡之胶东就国。田荣怒，追击杀之即墨。荣因自立为齐王，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，并王三齐。〔1〕荣与彭越将军印，〔2〕令反梁地。陈馀阴使张同、夏说说齐王田荣曰：〔3〕“项羽为天下宰，不平。今尽王故王于丑地，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。逐其故主，赵王乃北居代，馀以为不可。闻大王起兵，且不听不义，愿大王资馀兵，请以击常山，以复赵王，请以国为扞蔽。”〔4〕齐王许之，因遣兵之赵。陈馀悉发三县兵，与齐并力击常山，大破之。张耳走归汉。陈馀迎故赵王歇于代，反之赵。〔5〕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三齐”，即田都所封齐，田巿所封胶东，田安所封济北。〔2〕“彭越”，字仲，昌邑（今山东金乡县西北）人。项羽分封诸侯王时，彭越率众万余人活动于巨野泽（即大野泽，在今山东巨野县北），所以田荣联络彭越，授与将军印，在梁地反叛项羽。事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传。〔3〕“张同”，全书仅此一见，事迹不详。“夏说”，陈余为代王时，夏说为代相。汉高祖二年后九月，被韩信擒杀。〔4〕“扞”，与“捍”字同。“扞蔽”，捍卫，掩护。〔5〕“反”，通“返”。

是时，汉还定三秦。〔1〕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，且东，齐、赵叛之，大怒。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〔2〕以距汉。令萧公角等击彭越。〔3〕彭越败萧公角等。汉使张良徇韩，乃遗项王书曰：“汉王失职，〔4〕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东。”又以齐、梁反书遗项王曰：“齐欲与赵并灭楚。”楚以此故无西意，而北击齐。徵兵九江王布。布称疾不往，使将将数千人行。项王由此怨布也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三秦”，即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所封雍、塞、翟三国。这些地区原为秦国故地。据本书《高祖本纪》记载，汉元年八月，汉王采纳韩信的计策，从汉中回军关中，击破雍王章邯。次年，汉王东进略地，塞王司马欣、翟王董翳等皆降，平定了三秦。 〔2〕“郑昌”，项羽早年在吴县时，郑昌为县令，见本书《韩王信列传》。 〔3〕“萧公角”，名角，曾为萧县（今安徽萧县西北）令。楚、汉相争时期，楚官沿袭旧制，令称作公。〔4〕“失职”，失去职分。此指刘邦未能如约称王关中，而被项羽封在巴、蜀、汉中。

汉之二年冬，项羽遂北至城阳，田荣亦将兵会战。田荣不胜，走至平原，〔1〕平原民杀之。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，〔2〕皆坑田荣降卒，系虏其老弱妇女。〔3〕徇齐至北海，〔4〕多所残灭。齐人相聚而叛之。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，〔5〕反城阳。项王因留，连战未能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平原”，秦县，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。汉始置郡，以平原为郡治。 〔2〕“烧夷”，焚烧平毁。〔3〕“系”，拘缚，捆绑。“系虏”，俘获，俘虏。〔4〕“北海”，指今山东寿光县以东、昌邑县以西、安丘县以北一带滨海地，汉景帝中二年于此置北海郡。〔5〕“田横”，秦末与从兄田儋起兵反秦，田儋死，田荣立儋子巿为齐王，田横为将。田荣死，田横立荣子广为齐王，自为齐相。后来田广被汉军所虏，田横自立为齐王。刘邦称帝，召田横至洛阳，离洛阳三十里自杀。事详本书《田儋列传》、《汉书·田儋传》。

春，〔1〕汉王部五诸侯兵，〔2〕凡五十六万人，东伐楚。项王闻之，即令诸将击齐，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。〔3〕四月，汉皆已入彭城，收其货宝美人，日置酒高会。项王乃西从萧，晨击汉军而东，至彭城，日中，大破汉军。汉军皆走，相随入穀、泗水，〔4〕杀汉卒十余万人。汉卒皆南走山，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。〔5〕汉军却，为楚所挤，多杀，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，睢水为之不流。围汉王三匝。〔6〕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，折木发屋，扬沙石，窈冥昼晦，〔7〕逢迎楚军。楚军大乱，坏散，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。欲过沛，收家室而西；楚亦使人追之沛，取汉王家。家皆亡，不与汉王相见。汉王道逢得孝惠、鲁元，〔8〕乃载行。楚骑追汉王，汉王急，推堕孝惠、鲁元车下，滕公常下收载之，〔9〕如是者三。曰：“虽急不可以驱，奈何弃之？”于是遂得脱。求太公、吕后不相遇。〔10〕审食其从太公、吕后间行〔11〕求汉王，反遇楚军。楚军遂与归，报项王，项王常置军中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春”，汉二年春。当时沿用秦历，以十月为岁首，所以上面先叙述“汉之二年冬”，然后按时序叙述汉二年春。 〔2〕“部”，部勒，统辖。本书《高祖本纪》、《汉书·高帝纪》和《项羽传》皆作“劫”。“五诸侯”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，《汉书·高帝纪》颜师古注认为是常山王张耳、河南王申阳、韩王郑昌、魏王豹、殷王司马卬。但前人和后人多持异说，今天已很难确指。 〔3〕“鲁”，秦县，在今山东曲阜县。〔4〕“谷、泗水”，泗水流经彭城东北，谷水在彭城北注入泗水。项羽率军自萧而东，在彭城击破汉军，汉军向东北或北方撤退，便遇到谷水、泗水。〔5〕“灵壁”，位于彭城西南，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南，不是现在的灵璧县。“睢水”，即濉河，自河南杞县流经河南东部、淮北市西南部，到江苏宿迁县西，注入泗水，今多淤断。“睢”，音suī。〔6〕“匝”，环绕一周。“三匝”，环绕三周，即包围三重。〔7〕“窈冥”，形容深幽阴暗。〔8〕“孝惠”，即刘盈，吕后所生，继刘邦后嗣位为帝，死谥孝惠，事迹附见本书《吕太后本纪》，又见《汉书·惠帝纪》。“鲁元”，即鲁元公主，刘盈之姊，后嫁张耳之子张敖，生子张偃，为鲁王。 〔9〕“滕公”，即夏侯婴，曾为滕县令，故称“滕公”。当时为汉王御车。〔10〕“求”，寻求，查访。“太公”，刘邦的父亲。“吕后”，刘邦的妻子，事见本书《吕太后本纪》、《汉书·高后纪》。〔11〕“审食其”，沛人，楚汉相争时，一直随侍吕后，以此封为辟阳侯。吕后执政，官至左丞相。文帝即位后免相，被淮南王刘长击杀。“食其”，音yì jī。

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，〔1〕汉王间往从之，稍稍收其士卒。至荥阳，〔2〕诸败军皆会，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，〔3〕复大振。楚起于彭城，常乘胜逐北，与汉战荥阳南京、索间。汉败楚，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周吕侯”，即吕泽、汉高祖六年封周吕侯，立三年卒。当时吕泽尚未封周吕侯，这是作者追书之辞。“下邑”，秦县，在今安徽砀山县。〔2〕“荥阳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荥阳县。 〔3〕“萧何”，沛人，曾为沛县吏，刘邦起义后，一直追随刘邦，辅成帝业，为汉开国名相，以功封酂侯。当时刘邦率军东出伐楚，萧何留镇关中。事详本书《萧相国世家》、《汉书·萧何传》。“傅”，即男子在成丁之年著名籍，国家据此无偿地征发劳役。从云梦秦简来看，秦朝规定十七岁傅籍。汉朝男子傅籍年龄初期为二十，后来放宽到二十三，五十六岁始免除徭役。“未傅”，即未著名籍，这种人都是男子中尚未成丁或已年迈者。“诣”，到达。

项王之救彭城，追汉王至荥阳，田横亦得收齐，立田荣子广为齐王。汉王之败彭城，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。〔1〕汉军荥阳，筑甬道属之河，〔2〕以取敖仓粟。〔3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与”，亲附。〔2〕“属”，接，连缀。“属之河”，连接到黄河岸边。〔3〕“敖仓”，秦在荥阳西北敖山上修建的粮仓，储有大量粟米，地当河水、济水分流处，故址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上。

汉之三年，项王数侵夺汉甬道。汉王食乏，恐，请和，割荥阳以西为汉。项王欲听之。历阳侯范增曰：〔1〕“汉易与耳，今释弗取，后必悔之。”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。汉王患之，乃用陈平计间项王。项王使者来，为太牢具〔2〕举欲进之。见使者，详惊愕曰：〔3〕“吾以为亚父使者，乃反项王使者。”更持去，以恶食食项王使者。〔4〕使者归报项王，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，稍夺之权。范增大怒，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”〔5〕项王许之。行未至彭城，疽发背而死。〔6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历阳侯”，范增封爵。历阳为秦所置县，在今安徽和县。〔2〕“太牢”，古代祭祀或宴飨，牛、羊、豕三牲全备为太牢，只具羊、豕而无牛为少牢。“太牢具”，是待客时礼数最高的丰盛筵席。〔3〕“详”，通“佯”，假装。 〔4〕“恶食食”，上一“食”字是名词，食物。下一“食”，与“饲”字通，动词，给人吃。 〔5〕“愿赐骸骨”，犹言乞身。臣子事君，即以身许人，所以自己辞官等于要求人君赐予躯体。“卒伍”，古代军队编制，五人为伍，百人为卒。“归卒伍”，即退身为普通士卒。〔6〕“疽”，音j&，疽痈，是一种恶疮。

汉将纪信说汉王曰：“事已急矣，请为王诳楚为王，〔1〕王可以间出。”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，〔2〕楚兵四面击之。纪信乘黄屋车，〔3〕傅左纛，〔4〕曰：“城中食尽，汉王降。”楚军皆呼万岁。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，走成皋。〔5〕项王见纪信，问：“汉王安在？”信曰：“汉王已出矣。”项王烧杀纪信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诳”，与“诓”字同，欺骗。 〔2〕“被”通“披”。〔3〕“黄屋车”，天子所乘，这种车用黄缯做盖里。〔4〕“傅”，附着。这里可解释为插着，张着。“左纛”，竖立在车衡左方的用犛牛尾或雉尾制成的装饰物。“纛”，音dào。〔5〕“成皋”，即春秋郑国虎牢，汉代置为县，其地形势险要，故城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。

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、枞公、魏豹守荥阳。〔1〕周苛、枞公谋曰：“反国之王，难与守城。”乃共杀魏豹。楚下荥阳城，生得周苛。项王谓周苛曰：“为我将，我以公为上将军，封三万户。”周苛骂曰：“若不趣降汉，〔2〕汉今虏若，若非汉敌也。”项王怒，烹周苛，并杀枞公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御史大夫”，本为秦官，地位仅次于丞相，主要负责监察、执法。当时周苛在汉任此职。“周苛”，周昌从兄，秦时为泗水（秦郡，治所在沛县，汉初改为沛郡）卒史，后归属刘邦。事迹主要见本书《张丞相列传》所附《周昌列传》、《汉书·周昌传》。“枞公”，枞为姓，音cōng，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名字。“魏豹”，汉高祖元年二月，项羽封魏豹为西魏王，二年三月，魏豹降汉。五月背汉归楚。九月韩信俘虏魏豹，送至荥阳刘邦处。刘邦逃离荥阳，即令周苛、枞公与魏豹共守荥阳。〔2〕“若”，你。赶快。

汉王之出荥阳，南走宛、叶，〔1〕得九江王布，行收兵，复入保成皋。汉之四年，项王进兵围成皋。汉王逃，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，渡河走修武，〔2〕从张耳、韩信军。〔3〕诸将稍稍得出成皋，从汉王。楚遂拔成皋，欲西。汉使兵距之巩，〔4〕令其不得西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宛”，秦县，为南阳郡治所，在今河南南阳市。“叶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叶县南。〔2〕“修武”，汉始置为县，在今河南获嘉县西南。县内有大、小修武，此为小修武。大修武在小修武西，位于今河南修武县界。〔3〕“从张耳、韩信军”，据本书《高祖本纪》记载，刘邦渡河后驰宿修武，自称汉王使者，早晨驰入张耳、韩信军营，夺了他们的军权，派张耳北收兵赵地，使韩信东击齐。〔4〕“巩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巩县西南。

是时，彭越渡河击楚东阿，杀楚将军薛公。项王乃自东击彭越。汉王得淮阴侯兵，〔1〕欲渡河南。郑忠说汉王，〔2〕乃止壁河内。〔3〕使刘贾将兵佐彭越〔4〕烧楚积聚。项王东击破之，走彭越。汉王则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。军广武，〔5〕就敖仓食。项王已定东海来〔6〕西，与汉俱临广武而军，相守数月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淮阴侯”，即韩信。当时韩信尚未封淮阴侯，这是修史者追书之辞。 〔2〕“郑忠”，当时为汉郎中，他劝刘邦深沟高垒，不与楚交战，见本书《高祖本纪》。〔3〕“壁”，营垒，壁垒。这里用为动词，扎营。〔4〕“刘贾”，刘邦堂兄，汉高祖元年为将军，六年封荆王，十一年击黥布被杀。当时刘邦派卢绾、刘贾率领两万士卒，几百骑兵，渡过白马津，进入楚地，与彭越配合攻打楚军。事详本书《荆燕世家》、《汉书·荆燕吴传》。〔5〕“广武”，山名，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。山上有东西广武二城，东城为楚军所筑，西城为汉军所筑。下文云楚、汉俱临广武而军，即指分别驻扎在东西广武二城。 〔6〕“东海”，泛指东方。

当此时，彭越数反梁地，绝楚粮食，项王患之。为高俎，〔1〕置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“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。”汉王曰：“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，〔2〕（曰）‘约为兄弟’，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〔3〕则幸分我一杯羹。”项王怒，欲杀之。项伯曰：“天下事未可知，且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，只益祸耳。”〔4〕项王从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高俎”，割肉用的高大砧板，俎多木制，也有用青铜铸成，长方形，西端有足。又古代祭祀时用以载牲的高几亦名俎。此“高俎”当指前者。把太公置高俎上表示将要烹杀。 〔2〕“北面”，古代君王坐时面朝南，臣下面朝北而拜。所以“北面”即臣下之意。〔3〕“而”，汝，尔，你。〔4〕“只”，只能，只是。

楚汉久相持未决，丁壮苦军旅，老弱罢转漕。〔1〕项王谓汉王曰：“天下匈匈数岁者，〔2〕徒以吾两人耳。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。”汉王笑谢曰：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”项王令壮士出挑战。汉有善骑射者楼烦，〔3〕楚挑战三合，楼烦辄射杀之。〔4〕项王大怒，乃自被甲持戟挑战。楼烦欲射之，项王瞋目叱之，〔5〕楼烦目不敢视，手不敢发，遂走还入壁，不敢复出。汉王使人间问之，〔6〕乃项王也。汉王大惊。于是项王乃即汉王，相与临广武间而语。〔7〕汉王数之。〔8〕项王怒，欲一战。汉王不听，项王伏弩射中汉王。〔9〕汉王伤，走入成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罢”，通“疲”。“转漕”，陆运为“转”，水运为“漕”。〔2〕“匈匈”，字通“恟恟”，扰攘不安。〔3〕“楼烦”，当时我国北方少数族，春秋末生活在今山西宁武、岢岚等地，后移至今陕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，秦末被匈奴征服，擅长骑射，因此把汉军中善骑射者称为“楼烦”。〔4〕“辄”，即，就。 〔5〕“瞋”，“瞋目”，发怒时睁大眼睛。“叱”，大声呵斥。〔6〕“间问”，暗中探问，暗中打听。〔7〕“间”，“涧”的假借字。广武山上东广武城和西广武城相距二百步左右，中隔广武涧，涧中水后世谓之柳泉（见《水经注》卷七），北流入济水，项羽和刘邦即临涧而语。〔8〕“数之”，历数项羽罪状。刘邦出项羽十条罪状，详见本书《高祖本纪》。 〔9〕“弩”，装有机关的弓。

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，破齐、（赵），且欲击楚，乃使龙且往击之。淮阴侯与战，骑将灌婴击之，〔1〕大破楚军，杀龙且。韩信因自立为齐王。项王闻龙且军破，则恐，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。〔2〕淮阴侯弗听。是时，彭越复反，下梁地，绝楚粮。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：“谨守成皋，则汉欲挑战，慎勿与战，毋令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必诛彭越，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”乃东，行击陈留、外黄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灌婴”，睢阳人，一直随从刘邦转战各地，以功封颍阴侯，文帝时尝为丞相，事详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传。 〔2〕“武涉往说淮阴侯”，武涉游说之辞见本书《淮阴侯列传》，大意是劝韩信叛汉联楚，与刘邦三分天下而王。

外黄不下。数日，已降，项王怒，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，欲坑之。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，〔1〕往说项王曰：“彭越强劫外黄，外黄恐，故且降，待大王。大王至，又皆坑之，百姓岂有归心？从此以东，梁地十余城皆恐，莫肯下矣。”项王然其言，乃赦外黄当坑者。东至睢阳，〔2〕闻之皆争下项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舍人”，门客。 〔2〕“睢阳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商丘县南。

汉果数挑楚军战，楚军不出。使人辱之，五六日，大司马怒，渡兵汜水。〔1〕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楚国货赂。大司马咎、长史（翳、塞王）欣皆自刭汜水上。〔2〕大司马咎者，故蕲狱掾，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，两人尝有德于项梁，是以项王信任之。当是时，项王在睢阳，闻海春侯军败，则引兵还。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， 〔3〕项王至，汉军畏楚，尽走险阻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汜水”，发源于今河南巩县东南，流经荥阳县界，北经成皋注入黄河。〔2〕“翳、塞王”，此三字当是衍文。下文仅举“大司马咎”、“长史欣”，未言翳，又翳未曾为长史。本书《高祖本纪》、《汉书·高帝纪》和《项籍传》皆无此三字。说详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卷六。〔3〕“钟离眛”，姓钟离，名眛，为项羽部将。项羽死后，逃归故友韩信，刘邦下令捕眛，被迫自杀，见本书《淮阴侯列传》。“眛”，音mò。

是时，汉兵盛食多，项王兵罢食绝。汉遣陆贾说项王，〔1〕请太公，项王弗听。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，〔2〕项王乃与汉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者为汉，〔3〕鸿沟而东者为楚。项王许之，即归汉王父母妻子。军皆呼万岁。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，匿弗肯复见。曰：“此天下辩士，所居倾国，故号为平国君。”项王已约，乃引兵解而东归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陆贾”，楚人，刘邦的说客，常奉命出使，曾为太史大夫，著有《新语》十二篇。事详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传。 〔2〕“侯公”，姓侯，本书未载其名。〔3〕“鸿沟”，战国魏惠王时开凿的运河，故道从现在的河南荥阳县北引黄河水，东经中牟县北，至开封市南流，经通许县东、太康县西，由淮阳县东南注入颍水。

汉欲西归，张良、陈平说曰：“汉有天下太半，〔1〕而诸侯皆附之。楚兵罢食尽，此天亡楚之时也，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。今释弗击，此所谓‘养虎自遗患’也。”汉王听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太半”，一大半。当时汉占领的地域已包括巴、蜀、关中，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梁，比楚占领的鸿沟以东的地域广阔，所以说“汉有天下太半”。

汉五年，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，〔1〕止军，与淮阴侯韩信、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。至固陵，〔2〕而信、越之兵不会。楚击汉军，大破之。汉王复入壁，深堑而自守。谓张子房曰：“诸侯不从约，为之奈何！”对曰：“楚兵且破，信、越未有分地，其不至固宜。君王能与共分天下，今可立致也。即不能，事未可知也。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，〔3〕尽与韩信；睢阳以北至穀城，〔4〕以与彭越：使各自为战，则楚易败也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、彭越曰：“并力击楚。楚破，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，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。”〔5〕使者至，韩信、彭越皆报曰：“请今进兵。”韩信乃从齐往，刘贾军从寿春并行，屠城父，〔6〕至垓下。〔7〕大司马周殷叛楚，以舒屠六，〔8〕举九江兵〔9〕随刘贾、彭越皆会垓下，诣项王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阳夏”，秦县，在今河南太康县。〔2〕“固陵”，聚落名，属阳夏县，故地在今河南太康县南。〔3〕“陈”，秦县，故地在今河南淮阳县。“傅”，贴近。“傅海”，即谓到达海边。“自陈以东傅海”，地域大体包括今河南东部、山东南部、安徽和江苏北部。〔4〕“穀城”，聚邑名，东汉始置县，故地在今山东平阴县西南。“睢阳以北至谷城”，地域大体包括今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部。〔5〕“彭相国”，即彭越。彭越曾为魏王豹相国。〔6〕“城父”，聚邑名，汉始置县，故地在今安徽亳县东南。“父”，音f(。“屠城父”，据本书《高祖本纪》，汉王四年，周殷、黥布“行屠城父”。刘贾从寿春进军垓下，不经过城父。〔7〕“垓下”，聚邑名，故地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。“垓”，音gāi。〔8〕“舒”，春秋时为舒国地，秦为聚邑，汉始置县，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。〔9〕“九江兵”，即黥布的军队。

项王军壁垓下，兵少食尽，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〔1〕项王乃大惊曰：“汉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”项王则夜起，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，〔2〕常幸从；骏马名骓，〔3〕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，〔4〕自为诗曰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〔5〕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歌数阕，〔6〕美人和之。〔7〕项王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楚歌”，楚人之歌，犹如吴讴、越吟之类。〔2〕“虞”，《汉书·项籍传》云：“有美人姓虞氏。”〔3〕“骓”，音zhuī，毛色青白相杂的马。〔4〕“忼慨”，也作“慷慨”，愤激悲叹的样子。〔5〕“逝”，往，去。这里义为奔驰，行进。〔6〕“数阕”，几遍。“阕”，音què，乐曲终了。〔7〕“和”，跟着唱。“美人和之”，《楚汉春秋》载美人和歌，歌词云：“汉兵已略地，四方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。”此当出于假托。

于是项王乃上马骑，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，直夜溃围南出，〔1〕驰走。平明，汉军乃觉之，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。项王渡淮，骑能属者百余人耳。〔2〕项王至阴陵，〔3〕迷失道，问一田父，田父绐曰“左”。〔4〕左，乃陷大泽中。〔5〕以故汉追及之。项王乃复引兵而东，至东城，〔6〕乃有二十八骑。汉骑追者数千人。项王自度不得脱，谓其骑曰：“吾起兵至今八岁矣，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然今卒困于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今日固决死，愿为诸君快战，必三胜之，〔7〕为诸君溃围，斩将，刈旗。令诸君知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乃分其骑以为四队，四向。汉军围之数重。项王谓其骑曰：“吾为公取彼一将。”令四面骑驰下，期山东为三处。〔8〕于是项王大呼驰下，汉军皆披靡，〔9〕遂斩汉一将。是时赤泉侯为骑将，〔10〕追项王。项王瞋目而叱之，赤泉侯人马俱惊，辟易数里。〔11〕与其骑会为三处。汉军不知项王所在，乃分军为三，复围之。项王乃驰，复斩汉一都尉，杀数十百人。复聚其骑，亡其两骑耳。乃谓其骑曰：“何如？”骑皆伏曰： 〔12〕“如大王言。”

【注释】〔1〕“直夜”，当夜。一说半夜，中夜。《汉书·项籍传》作“夜直”，当释为中夜。 〔2〕“骑”，骑兵，“属”，相从，跟随。〔3〕“阴陵”，秦县，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北。〔4〕“绐”，音dài，欺骗。〔5〕“大泽”，大面积的沼泽地。相传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南迷沟。 〔6〕“东城”，秦县，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。〔7〕“必三胜之”，即指下面所说的“溃围”、“斩将”、“刈旗”。“刈”，音yì，割，砍。〔8〕“山”，相传即今安徽和县北四溃山，亦称四马山，石上尚有马迹。〔9〕“披靡”，形容军队溃倒。 〔10〕“赤泉侯”，即杨喜，汉高祖二年为郎中骑将，隶属淮阴侯韩信。随从灌婴斩项羽后，始封赤泉侯。 〔11〕“辟易”，由于惊恐而后退。〔12〕“伏”，通“服”。

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。〔1〕乌江亭长（木义）船待，〔2〕谓项王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十万人，亦足王也。愿大王急渡。今独臣有船，汉军至，无以渡。”项王笑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！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；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籍独不愧于心乎！”乃谓亭长曰：“吾知公长者。吾骑此马五岁，所当无敌，尝一日行千里，不忍杀之，以赐公。”乃令骑皆下马步行，持短兵接战。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，项王身亦被十余创。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，〔3〕曰：“若非吾敌人乎？”马童面之，〔4〕指王翳曰：〔5〕“此项王也。”项王乃曰：“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邑万户，吾为若德。”乃自刎而死。王翳取其头，余骑相蹂践争项王，相杀者数十人。最其后，郎中骑杨喜，〔6〕骑司马吕马童，郎中吕胜、杨武各得其一体。〔7〕五人共会其体，皆是，故分其地为五：封吕马童为中水侯，〔8〕封王翳为杜衍侯，〔9〕封杨喜为赤泉侯，〔10〕封杨武为吴防侯，〔11〕封吕胜为涅阳侯。〔12〕

【注释】〔1〕“乌江”，即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北岸的乌江浦，其地有乌江亭。〔2〕“亭长”，秦、汉时，十里设一亭，筑有楼屋，内置兵器。亭有亭长一人，主管地方治安警卫，缉捕盗贼，调处民间争讼，止宿来往官吏，有时也宿留一般行人。“木义”，音yǐ，摆船靠岸。 〔3〕“顾见”，回头看见。“骑司马”，骑兵将领之衔。“吕马童”，据本书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记载，汉高祖元年，以郎中骑将随从刘邦，又以骑司马击龙且。〔4〕“面”，有两说：（一）通“偭”，以背相向。（二）面对。注者取前一说。〔5〕“王翳”，据本书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记载，汉高祖三年，以郎中骑将随从刘邦，为淮阴侯韩信属下，后来跟从灌婴共斩项羽。〔6〕“郎中骑”，即郎中骑将，隶属郎中令，下统一定数量的郎中，当时为郎中骑者颇多。〔7〕“郎中”，为汉王守卫和扈从人员，无固定员额。“吕胜”，据本书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记载，汉高祖二年，以骑士随从刘邦出关。“杨武”，据本书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记载，汉高祖元年，以郎中骑将随从刘邦，曾击阳夏，斩项羽时为都尉。 〔8〕“中水侯”，吕马童封于中水为侯，故地在今河北献县西北。〔9〕“杜衍侯”，王翳所侯杜衍，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。〔10〕“赤泉侯”，唐司马贞《索隐》云：“南阳有丹水县，疑赤泉后改。”丹水为秦所置县，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，南有丹水流过。〔11〕“吴防侯”，杨武所侯吴防，在今河南遂平县。〔12〕“涅阳侯”，吕胜所侯涅阳，在今河南邓县东北，位于涅水（今赵河）北岸，故名。

项王已死，楚地皆降汉，独鲁不下。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。为其守礼义，为主死节，乃持项王头视鲁，〔1〕鲁父兄乃降。始，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，及其死，鲁最后下，故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。〔2〕汉王为发哀，泣之而去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视”，通“示”。 〔2〕“谷城”，有两说，一谓东郡之谷城，在今山东平阴县西南。一谓鲁之小谷，即曲阜县西北小谷城。前一说较为通行。《水经注》卷八载，济水“北过谷城县西……城西北三里，有项王羽之冢，半许毁坏，石碣尚存，题云‘项王之墓’”。《水经注》所说为东郡之谷城。

诸项氏枝属，〔1〕汉王皆不诛。乃封项伯为射阳侯，〔2〕桃侯、平皋侯、玄武侯皆项氏，〔3〕赐姓刘。

【注释】〔1〕“枝属”，宗族。〔2〕“射阳侯”，项伯所封射阳，在今江苏宝应县东北，因位于射水之北，故名。 〔3〕“桃侯”，名襄。据本书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汉高祖十二年始封襄为桃侯。所封桃即桃丘，在汉东郡东阿县境内。“平皋侯”，名佗，又作它、他。据本书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汉高祖七年封佗为平皋侯。所封平皋在今河南温县东北。“玄武侯”，名字不详。

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曰“舜目盖重瞳子”，〔1〕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！夫秦失其政，陈涉首难，豪杰蜂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胜数。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势起陇亩之中，〔2〕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，〔3〕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霸王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及羽背关怀楚，〔4〕放逐义帝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己，难矣。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而不师古，谓霸王之业，欲以力征经营天下，五年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寤，而不自责，〔5〕过矣。乃引“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”，岂不谬哉！

【注释】〔1〕“周生”，汉代的儒家人物。从“吾闻之”一语来看，周生与司马迁耳目相接，曾生活在同一时代。“盖”，或然之辞，是一种不能肯定的语气。“重瞳子”，两个眸子。〔2〕“埶”，与“势”字同。“陇亩”，草野，民间。〔3〕“五诸侯”，指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五国诸侯军。〔4〕“背关怀楚”，谓放弃关中形胜之地，而怀念楚地，建都彭城。〔5〕“寤”，通“悟”。